

—

诗韵悠悠

□ 季振华

而我的改变,有些就来自他们
一场聚散,若有若无
总有些藕断丝连
那些人,多数今世不再相见
但只要我还会怀想
他们便还在参与我未尽的人生

二

站在我家阳台
可以很近地望见那幢大楼
它深陷于旧时光的面目
一如我沦落于老年的模样
我曾多年出没其间

三

但它没有我的一丝痕迹
看上去它结构简单
于我却有许多未解之谜
回想漫长的从前
我似乎从未到过它的内部

退休两年记

说到便难免感伤
为走了的人,也为自己
也许,彼此分别了
还是忘却了的好
杳无音信,便无生死之悲

四

想起曾经的那些同事
忠厚的,能干的,机巧的,逢迎的
他们是我曾经的人间
温暖的人给我温暖
寒冷的人给我寒冷
在他们那里,有我的记忆

特色崇明

□ 郭焰

“张大帝”，远去的民俗符号

崇明方言中形容一个人邋邋遢遢、不爱整洁,有说:“格人着得来像张大帝,哩啰啦啰。”形容小孩子吃饭时桌上、地上、身上、满嘴满脸到处都是饭粒、菜汁,祖父母辈往往就会带着责备的口吻说:“看(看)你吃(得)来像张大帝!”前者往往带有贬义,而后者看似埋怨孩子却又体现了祖辈对孙辈的怜爱。

那么,“张大帝”究竟是何方神圣?“张大帝”信仰在崇明的传播情况如何?为什么要用“张大帝”来形容糟糕的个人卫生?

张大帝信仰主要流行于苏、浙、皖、赣、闽等地区,是一位传说中的治水英雄,被称为“禹后一人”、“江南大禹”。

最早记载张大帝故事的是宋代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《广德王开河为猪形》:“广德军祠山广德王名渤,姓张,本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。”然后记述张渤化猪形役使阴兵疏凿河洫,请夫人送饭,又不要夫人送至工地,只以鸣鼓三声为号,渤自至用饭。一天夫人将米饭遗落在鼓面上,有乌鸦停在鼓上啄食饭粒,渤以为是夫人送饭,走去用饭却发现只是乌鸦在啄饭。等到夫人真正来送饭鸣鼓时,渤竟不以为意。夫人将饭送到工地,发现丈夫正变成大猪在驱役阴兵开河。渤看见夫人,来不及变回本身,羞于见夫人,便躲到广德的横山顶上去了。百姓在横山顶上立庙纪念为民治水的张渤,故而横山也被称为“祠山”,后来张大帝也被称为“祠山神”、“祠山大帝”。张大帝因为开河治水,做了有益人民的事,被世人尊崇祭奉,延续了1000多年。全国现存有1000余座祭奉张大帝的庙宇。

人们祭祀张大帝,最主要是祝祷祈雨。据记载,在梁代和唐代皇室分别组织的两次祈雨活动中,张大帝充分显示了他的“神迹”。张大帝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龙图腾崇拜,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,龙的最初形象是“猪首蛇身”;另一人物原型则是大禹,因为《广德王开河》的故事与《大禹治水,涂山氏饕餮》的故事如出一辙。总之,张大帝是一位人格化了的民间“水神”、“猪神”。

梁代时,张大帝作为广德的一位小神,被称为“张大郎”,在唐、五代十国时期不断得到不同封号,其地位也随之上升。到南宋时得到最高级别的封号“正祐圣烈真君”,成为显赫的大神。由于宋皇室的提倡,南宋都城临安在每年的二月初八(大帝诞日)至十一日连续4天在西湖周围举行一系列规模盛大的民俗活动,以庆祝张大帝的诞辰。

元代以前,历朝帝王没有给“张大帝”封过“帝”号,民间一般称之为“广德王”、“张王”。元代后,民间大多以“张大帝”称呼之。一则蒙古人入主中原,初沐华夏文明之风,于礼不求过苛;另外,则是蒙古人对各种宗教秉持

兼收并蓄的精神,宗教环境相对宽松,故而对民间信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。由此,“张大帝”这一称呼最终定型,并广泛地传播开来。

崇明的张大帝信仰,正是发端于元代这一大的社会文化生活背景之下。

明代正德《崇明县重修志》卷九·古迹记载:“祠山大帝庙,在后州前,今迁县治之东。”“后州”指元至正十二年(1352年)崇明州北迁一十五里的“新州城”,“县治”指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崇明城北迁十里许(“二迁”)的东沙秦家村的县城,其地均已几番沧海桑田。现在的崇明已无祭祀张大帝的庙堂或遗址,民间也没有祭祀张大帝的宗教活动。现存历代编撰的《崇明县志》中,以上关于张大帝享祀崇明庙堂的文字是唯一的纪录。

这仅有的关于崇明的张大帝信仰的15个字的记载,至少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:

一方面,我们知道在元、明两代崇明曾有过祭祀张大帝的庙堂。崇明先民大多来自江浙左右及江淮间,现崇明土著多数自认其祖先从句容迁徙而来。句容有众多张大帝庙(祠),见于史料及实迹的至少在10座以上,规模最大的为张庙,还有张渤墓的故事,民间就把张渤张大帝当做了句容人。在宋、元、明各代的易代之际,先民为躲避战火,移居崇明诸沙的同时,带来了张大帝信仰,因为张大帝是一位能保佑丰收、带来福祉的神祇。

另一方面,我们知道至迟在明代中期以后,崇明的张大帝享祀庙堂已不复存在,故将之列入“古迹”条。崇明四面环水,不乏充足的水源,一般气候条件下,得免自然灾害;崇明孤悬江海间,少受大陆上的战乱波及,百姓生活较为平静。原先移民带来的张大帝信仰渐渐地失去了生存土壤,等到祠山大帝庙随秦家村县城一同坍没,便不再重建。相反,妈祖(渔神)信仰,据称能保护渔民安全从事渔业生产,直到今天崇明还有天妃宫、天后宫等庙宇。再如猛将庙神(蝗神)信仰,清朝末年崇明还有大型的民间祭祀仪式和群众活动。

现在有的地方出于发展旅游产业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,争相开发“张大帝”的历史文化资源。当然,认知并不等于认同,这和原先的民间信仰不是一回事。而在崇明的情况是,张大帝因为早就没有了“用武之地”,其庙堂随着秦家村县城一同坍没,历马家墩县城、平洋沙县城,以至长沙县城(现在的崇明区委、区政府所在地),再没有被重视、重建过,作为一个民俗符号,“张大帝”处在百姓生活的边缘,并且正逐渐退出我们的习惯用语。不过,也正因有“张大帝”们的存在,才使崇明方言更丰富、生动、有活力,这是崇明先民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多得、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

范宜舟 摄影作品《哈姆雷特的城堡》

郭耀培是崇明岛东部有点名气的书法能手,年近五十,在我们这批诗书画老头中算是“年轻后生”。在坚持临帖的同时,能渗入自己的元素,所以常被书法爱好同仁们称赞。

我同郭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陈家镇一次书画活动中。他对我说,你刚才酒席上的即兴诗我很喜欢,是否愿意让我为你写一首,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。他马上用隶书一气呵成后放在地板上,墨迹未干就被人收走了,可见与会人很喜欢他的字。我们一见如故,常在微信里见到他的墨迹。后来在鳌山文学社举办的活动中,几次他将我的诗写成书法作品赠人,双方都觉得相得益彰合作愉快。

前几日,文学社社长黄应义对我说,要写“精细工匠,惠及四邻”八个字的书法条幅,送给他修缮老宅的工匠以作感谢。我的“蟹爬字”是拿不出去的,只得求外援了。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郭耀培,在去郭先生家之前,我问黄应义,该怎样搞点“小意思”。黄应义说:“由你安排。”我想:光手上门索字是没有礼貌有失面子的。更何况,不久前我曾在报刊上读到一篇文章中称,厚着脸皮一毛不拔到书法家那里索要是一种无耻,是对劳动、知识的不敬重;文章还说,一个人写字到受人喜爱的地步,其过程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我读后深有同感。坐在车里我盘算着:给钱,肯定遭拒绝,或许还生反感;带点食品之类去似乎太落俗,那怎么办?我突然想起了半月前的一桩事。那天中午,黄应义约我和吴永兴等到竖新一家饭店吃中饭,即将散席时,黄应义唤来饭店老板指着我和吴先生说,今天这桌饭菜由他俩买单。我忙拿钱说:“不,我一个人买单。”黄应义笑着说:“谁叫

你付钱,你给我马上为饭店写首诗,吴先生的书法很好,由他写出来送给老板。老板你看摆得平吗?”老板马上拿来纸和笔放在我面前。恭敬不如从命,我无可奈何,苦苦搜肠刮肚一阵后写道:“家常饭店叙家常,俚酒乡茶满屋香。三岛名流天下客,堪来一醉遂心肠。”老板看了拍手叫好,连声感谢送我们出门。其实黄应义之前还要我写诗还人情债,一次他到江苏某地饭店吃饭,特别喜欢桌上一只紫砂茶壶,他问老板什么地方买的,老板看出他喜欢,便慷慨地送一只给他,回来后他牵挂着要我写首诗“还债”。

受这两件事启发,我决定为郭先生写首诗,看能不能扯平。我在车上拟就腹稿,二十多分钟后到了郭先生家,我一边喝茶,一边向郭先生说明来意。郭先生马上站到书桌前铺纸握笔,八个大字瞬间淋漓宣纸上。我趁他落款盖章之际说:“找不到报答的方式,唯有写首小诗赠你,但愿能两相扯平。”我边说边在旁边废纸上写道:“瀛东造访索君书,承古传新翰墨殊。石砚磨穿成自趣,堪期稀世满仓储。”郭先生回头一看,开怀大笑说:“痛快,痛快,有赞赏、有知我、有鼓励,可谓知己,谢谢!”他马上写在宣纸上,说总算有人为我陋斋补壁了。我说:“我们算是礼尚往来了,能扯平吗?”他哈哈大笑说:“扯平!扯平也!”



大誠 篆刻作品

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》

崇明方言字词

揿下巴 篾服拉

□ 顾晓东

“揿”这一个字形,让人感到生疏,而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使用。《集韵》上声果韵杜果切:“揿,揶也。”《集韵》所注“杜果切”,读的是崇明话读“姓杜”的“杜”音,其声韵母为du。按照崇明话中“大”在说“大事体”时声韵母为du,说“大衣”时声韵母为da的特点,韵母为u的“揿”,也可以又读a音韵母而变为“大衣”的“大”的阳上调。这一个声韵母为da的阳上调的“揿”字,就是我们说“脚踏车轮胎落来落”、“揿下巴壳子”、“跑出路来揿勒揿”之类的“揿”,总的意思是指摇摇。《集韵》所注“揿”的“揶也”义,既可以理解为揶揄,又可以解释为摇动。《集韵》上声果韵都果切:“搨,摇也。或从采。”崇明话里,有“头摇摇搨(‘搨’,音‘躲’)”一语,形容的就是头摇动的样子。说人“揿下巴壳子”,是骂人说话毫无估量或毫无根据,信口开河。“揿下巴壳子”、“下巴壳子揿个特”,实际上是形容人临危的样子,用来骂人是很有点恶毒的。

“篾”,音同“揿下巴”的“揿”,即读“大衣”的“大”的阳上调。“篾”在《集韵》中,有上声駮韵徒駮切和去声泰韵徒盖切两种读音,注“海隅谓篮浅而长者曰篾”。崇明话里,“篾”的读音对应“徒駮切”,所称的就是“浅而长”像一叶微型小舟的篮子,旧时集市上的司称用来称东西。“狗恶篾”,指拣狗粪时用的盛狗粪的器具,样子像粪箕。见人家编的粪箕、灰箕之类难看,就比喻为“做起来像狗恶篾”。

“拉”,是一个读音和含义都比较丰富的文字,需要我们耐心认识。“拉”的舒声读法里,有同“哩哩啦啦”的“啦”和“垃圾”的“拉”两种读音。“哩哩啦啦”的“啦”音的“拉”,说“拉倒”、“拉东天补西天”、“拉风箱人跑脱(指人死去。人活着时,能自主呼吸,一呼一吸,好像风箱一来一去地在拉动)”等。“垃圾”的“拉”的“拉”,说“拉篦”、“拉尿头”、“拉长丝瓜(比喻人狭长的脸型)”等。“拉”的入声读法中,有“辣”、“辣”的阴入调、“勒”的阴入调以及沪语中“阿拉”的“拉”四种音。“辣”音的“拉”,说“拉牢”、“拉结”、“拉扳”、“拉田”、“拉一部出租车”、“拉着黄牛就是马”、“拉着风就拔篷”、“拉出来一个耳光”等。“拉”,《广韵》入声合韵卢合切“折也,败也,摧也”。“拉”读“辣”音,就来自于《广韵》所注。由于“辣”音的“拉”有“折也”的含意,我们因此用来说“服拉”,指折服、佩服以及平服、安帖,如说“服拉煞你,一家头有处带几个小团个”、“衣裳烫勒服拉来落”。古语中,“揿”、“揿”、“搨”、“搨”、“揿”、“搨”等七个字都可以读同“辣”,且都可以释为“折也”,所以“服拉”一词还可以有七种写法。带有贬义的“辣”音的“拉”,上海话里有单音词用法,说“门口拨我拉牢”之类,但是该词典中这一个“拉”字有音无字。表示叫住出租车或乘坐出租车意思的“拉差头”,该词典则写成“拦差头”。“拦”读同“辣”,音韵上没有依据。“辣”的阴入调的“拉”,说“价细拉足输赢(指价提升到了最大的限度)”、“水放勒拉拉匝匝(‘匝’,音‘咂嘴巴’的‘咂’)。形容水刚淹没要灌溉的田地或要浸泡、烧煮的东西)”等。“你当心拨我拉痛”里的“拉痛”,指打痛,一般用以警告或威胁。“拉痛”的“拉”,有“辣”的阴入调和“勒”的阴入调两种读法。音同沪语中“阿拉”的“拉”音的“拉”,说“拉来拉去(说‘夷拉来拉去要拿我家生用’时,形容到处乱拿东西;说‘屋里营生裁是夷拉来拉去做脱个’时,形容到处抢着干活儿)”、“圈栅拉(一般指猪圈的栅栏)”等。